

喀爾巴阡山 從布其維里到

S·珂夫巴克著
劉遼逸譯



行旅記

山阡巴爾喀到里維其布從

著者巴夫利·S

譯 魏 敏 制

行發店書華中

從布其維里到

喀爾巴汗山

華老卜 喇夫巴克
洋 呂 德
德 呂 德
華 呂 德
華 呂 德
華 呂 德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CUNG BOUCHIWEILI
DAU KERBACHIANSHAN
S. KOFUBAKE ZHU
LIQU LIAU-YI VI

九四八年九月
在大連印造
初版發行一千册

致讀者

親愛的讀者們！

當我講述我們游擊隊的戰蹟時，人們常常問我：

——您究竟有多少戰士呢？

我回答道：

——比德寇所想像的少十來倍。

我們不就就於使我們的支隊爲數衆多。「主要的是更牢牢固地跟人民保持着聯系，」——斯大林同志告訴我們說。我們神聖地執行了斯大林的指示，因此就十倍地增強了我們的力量。

S·珂夫巴克

目次

致讀者	一
斯巴德桑森林的主人	一
跟「鬍子隊」相遇	一五
跟坦克作戰	一九
我們的助手	二三
游擊隊的要塞	二六
節禮	三五
冬天來了	三九
向北方去	四四
宣誓	五〇
各部隊聯合起來了	五七
檢閱	六四

威塞萊村大戰	六
游擊隊的首都	七
在克列汶河畔上紮營	八
在新斯洛包德森林	九
舊古達村——莫斯科	一〇
在克里姆宮	一九
去遙遠的途程做光榮的事業	二五
德斯納——德聶泊爾——普利帕奇	二〇
在波列塞鄉下	二六
我們繼續挺進	二七
普利帕奇河上水戰	二八
遠征喀爾巴阡山	二九
在山間小徑里	三〇
從山里走出	三一
到集合地點	三二

斯巴德桑森林的主人

當戰爭開始的時候，我已經五十五歲了，孩子們稱呼我祖父。但是年齡如今還有什麼意義呢！

我原籍是札波羅格哥薩克人，在帝俄軍隊裏當過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我在西南線上作戰，參加過布魯斯洛夫的突破戰，在內戰中升爲軍官，跟巴爾哈罕科一起南征北戰，也曾任夏伯陽師裏服過務。

——就是這樣了，西道爾·阿爾杰莫維支，如果要逃到森林裏去，你來指揮，——在區黨委裏人們對我說。

這是在一九四一年七月間，在斯大林同志發表了歷史的演說後不久的事。在布其維里區黨委書記室裏召集我們城裏的黨積極份子會議。我們每個人在布其維里工作都不止一年了，彼此知道得都很清楚，在一塊開過很多會。有時我們也會爭論得面紅耳赤。

每個人都關心自己的工作範圍，關心黨所託他的事，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有的人確信現在一切都取決于巴比特合金，——說什麼在拖拉機修械廠的準備工作中這是最弱的一點，就好像由于巴比

特合金我們會把收穫弄垮了似的。又有人在埋頭貯備修理公共房舍的材料；巴比特合金對於他簡直是耳旁風。當你聽見第三個人的議論的時候，你就會想道：除了學校的教科書和區裏新辦的學校設備問題，世界上並沒有什麼可注意的事情。

不論我們在哪一範圍裏工作，不論我們從事哪一種專門事業，我們首先是一個軍隊——波爾什維克的偉大軍隊的士兵，是列寧——斯大林黨所栽培和教育出來的人，是這個黨的兒女。沒有任何別的東西是比我們的黨和蘇維埃的國家對於我們更爲珍貴的了。

在我們布其維里區波爾什維克心中，都有一個神聖的目的——這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地區達到全烏克蘭的第一位。在戰爭的前夜，我們已經可以驕傲地說，離這個目的不算遠了。

在蘇維埃政權的年份裏，布其維里區由一個每年春天農民就走遍俄羅斯和烏克蘭尋找短工的區域，由一個消費的窮鄉僻壤的區域，一變而爲生產的，以富貫百萬的集體農場，以全聯盟農業展覽會的參加者——以擁有優秀的機器、自己的水電站、俱樂部、中學校、診療所的集體農場而著名的區域。我們達到了在過去連幻想都不敢的那末多的收穫。在斯特列利尼克、里特維諾維支、瓦爾高爾等處我們集體農場的馬廄裏飼養了多末好的奧爾洛夫種的走馬啊！在塞姆的灌漑的草地上牧畜着種類多末優良的乳牛啊！而我們的菓樹園又是多末好啊！當蘋果樹和櫻桃樹開花的時候，應當到我們那兒住上幾天。全城，所有的村莊，就彷彿隱在雲彩裏一樣，只剩下屋頂能看得見。我們那兒的蜜蜂很多，而鷺又是那樣多，夏天在塞姆的草地上，在從前的修道院的跟前，看過去就好像蓋滿了雪似的。

是的，在蘇維埃政權時期烏克蘭繁榮起來了，我們這些烏克蘭的波爾什維克，在故土上建造了新的、自由的、幸福的生活的兒女們，是值得驕傲的。

在可紀念的七月日子裏，在斯大林同志廣播演說後，我們立即在區黨委書記室裏召集會議。我們每個人都彷彿特別感到一種偉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把我們一切的人都結成一體，使我們奔向同一的目的。我們一切的焦慮合成一個共同的偉大的焦慮——警報。致命的危險臨到蘇維埃的祖國。毀滅威脅着我們的人民的勞動所創造的，我們所有的心血都上去的一切，威脅着對於我們每個人比生命還寶貴的一切。法西斯野蠻匪徒踐踏我們的田地。我們的土地處在烟火之中，城市在燃燒着，烏克蘭在燃燒着。

我們這些和平的蘇維埃人們，立即變為士兵。我們應書記的電話的催請來到區委會，像到徵兵站一樣。誰也沒有發言講話。一切都是一清二楚的。黨和斯大林號召我們波爾什維克領頭喚起人民走向鬥爭。這場鬥爭將是空前的殘酷和艱巨，是死裏求生，但我們知道，我們的事業是正義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我們聽取了簡單的通知關於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斯大林同志演說後所作的決定。決定的內容：談到受敵侵入的烏克蘭各區創立游擊隊問題；談到派送同志到蘇梅進州黨區地雷訓練班問題；談到在各大森林中奠定游擊隊的給養、武器、爆炸物等基地問題。烏克蘭的游擊運動由尼基達·塞爾蓋耶維克·赫魯希却夫親自領導，從這件事情上我們便可以明白黨是如何重視這運動的意義。

第二天便開始奠定游擊隊基地的籌備工作。我受區黨委委託在斯巴德桑森林里奠定基地。

從高洛道克——我們那兒管有古代城垣的地方都叫作高洛道克，傳說雅羅斯拉夫娜曾在這兒哭過伊高爾，——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這森林的東部的邊緣。如果照直線計算，這個邊緣有八公里長，直頂到沼澤地帶的克列汶河岸，這條河從北面把森林灣成兩隻袖筒形狀，向塞姆流去。這整個的邊緣都是港灣灣的，這兒有很多伸到田野裏的個別的矮林，在矮林與矮林之間夾着屯子和村鎮。在森林的極北的突出部分坐落着舊沙爾波夫加屯子，離城較近的地方有新沙爾波夫加屯子，最後，在布其維里城郊便是塞別茲涅夫加村鎮，森林在這兒向着我們的城市突出一個尖銳的角。

在南部的邊緣是一個大湖；在湖周圍伸擴着斯巴德桑村鎮。這個村鎮是跟森林同名。從東到西，斯巴德桑森林約長五公里，越靠近湖的地方沼澤越多，直到開闊的湖面為止。這個天然分界處瑞連沼地是一個巨大的，夏天幾乎不能通過的，界於塞姆和克列汶之間的空間。

戰前我們不知怎地很少知道自己的森林。我們每次在區裏走動，都不外是關照田地、花園、牲畜和家禽。我們區裏的財富便在於此。我是市蘇維埃主席，森林之所以能使我發生興趣，不過因為它是一個替學校採伐劈柴以及建築和修理工程的木材的地方罷了。我哪兒會想到正是在這個森林裏我將要打仗，哪兒會想到我將要駕着德國坦克從這個叢藪裏馳出去！

阿列克塞·伊里奇·珂爾涅夫（在內戰時期會打過游擊）帶領着一些同志在德寇打進布其維里的前幾天便到斯巴德桑森林去了。他們的任務是監視我們基地的保護工作，並且不讓投到市郊的德國的

傘兵鑽進森林裏去。

我是最後一個從布其維里撤出來的。這是在九月十日的傍晚，這時德國的斥候已經進入城裏來了。

現在布其維里人的行動綱領便是斯大林同志於七月三日所說的，號召燃起游擊鬭爭，在敵人佔領的區域造成使他們難以忍受的條件。許多烏克蘭老游擊隊員和近衛軍回憶他們年青時代爲蘇維埃政權而廝殺的時日，回憶起他於一九一八年他們打德國佔領者的時日。

烏克蘭的人民又像邵爾斯時代一樣，起來跟德國掠奪者鬭爭。我們游擊隊的詩人在一首詩裏把這個表現得很好，後來這首詩你傳我我傳你的傳遍了烏克蘭：

老爸爸向兒子問：

「你想做什麼？」——

「我想趕跑德國人，

好把我們的故鄉來解放。」

回過頭來又向黑眼睛的女兒問：

「你想做什麼，奧克沙諾？」——

「我想跟哥哥一道兒

到那深山密林裏打游擊。」

老爸爸向孩子們問：

「我應當做什麼？」——

「親爸爸，跟我們一道兒

——齊來把德國人趕跑。」

不單是很少到斯巴德桑森林的城市的居民，而且連近處的村鎮和屯子的集體農場農民都怕在森林的道路和小徑的迷宮裏迷路。森林是這樣千化萬變，而同時其中有許多地方彼此完全相像，有時候順着一條直路走的人彷彿覺得他是在繞着圈子回到原來的地方。高大的，野草叢生的橡樹林忽然被青青的，平鋪着針葉的松樹林或者被生長在沼澤窪地的白樺樹林所代替，當你走上高崗的時候——又是同樣的松樹林或者橡樹林，在他後面的低處便是白樺樹在發白，那兒又有沼澤，你試着辨別一下，這是你曾經走過的沼澤呢，還是新的呢？同樣圓圓的邊緣，同樣透明的白樺樹林。再遠的地方便是密林，那兒甚至有太陽的白天都是黑暗而潮濕的，可是再遠一點，忽然出現了爽亮的疎林，空地或者採伐地，一律是一些樹根，周圍生滿了稠密的羊齒草和野花，再往前去是生得繁茂的胡桃樹林，赤楊樹林，然後又是那座彷彿剛才走過的密林。

當我驅車到森林裏的基地去的時候，我是把那幾棵小松樹當作記號的，我記得，運給養的大車是在那幾棵小松樹旁邊離開大路轉進森林裏去的。好幾次我都好像覺得找到了被我當做記號的松樹，但在它們旁邊我沒有發現任何痕迹。這使我心慌起來。我再向前走，又遇見彷彿是同樣的小松樹，但附近任何痕迹都沒有發現。昨天下了一場雨，它洗光了森林中的一切痕迹。

前線還不怎樣遠：大砲的隆隆聲不時可以聽到，某處發出炸彈的爆炸聲。而在森林裏却是一片和平的寂靜——在路上一個人影子都沒有，兇兒在奔跑着，狐狸到處亂鑽。

忽然我聽見我背後有腳步聲。腳步聲越來越快：有人默默地追上我了。這可能是德國人，也可能是我們的人。不論在什麼情況下，我決定回頭張望，繼續向前走，像一個不論跟誰相遇都不駭怕的人一樣。我穿的衣服完全可以裝作是一個看森林的人。

兩個人從左右兩邊向我走近來。兩個人都是紅軍士兵。他們問我路，埋怨天氣及其他諸如此類的事情。我看出他們在審視着。然後面對面地提出問題：

——您是什麼人？

我答道：

——我是本地的主人。

——什麼主人，德國人任命的？——其中一個戰士說道。

這句話可把我惹火了。我停了下來，向他看了看——這個戰士的手已經握住手槍的機柄。

——你們將來會知道，——我說道，——不論是德國人，不論是他們的走狗，在這兒都當不了主人。明白了嗎？

那個戰士惶惑不安起來。

——懂得，——他說道。

——既然懂得，就把那手槍放下吧。我也有這個玩意兒，我倒不打算把它塞到你的胸口。我從口袋裏掏出白朗寧給他們看看。

——是的，這也是個砲，——那個戰士笑起來了。——然而您究竟是誰呢？

——我是游擊隊長。

——游擊隊長？您的人在那兒？

——你們就可以算一份，——我指着我的談話對手和向他們走過來的同志們說道。

這是一羣陷入包圍圈裏並且潛入森林裏面的一羣紅軍。後來他們果然成爲我的戰士。

我們大家一塊都在森林裏一個棚屋裏宿夜。第二天早晨我在這兒終於碰到了自己的布其維里人，他們也是滿森林裏亂跑尋找我。

——嗚哈，滿森林裏踹，腳根都跑掉了！——阿列克塞·伊里奇·珂爾涅克笑着向乾草上坐下去：因爲他的鬍子雪白，後來我們給他起個外號叫「聖誕老人」。

——你們踹什麼？——我問他。

——踹找你呀。

——爲什麼我什麼地方都沒有看見你們的痕迹呢？

——怎麼會有痕迹呢！你自己曾訓示我們不要留痕迹。我這個游擊隊員命令自己的弟兄們嚴格遵守你的訓示：連一步都不許向大路上邁。淨上密林和沼澤裏鑽——簡直成了一羣森林妖精，沒有什麼

說的。

阿列克塞·伊里奇是一個矮胖的，身子不很結實的老頭。我想，他在森林裏很難長久住下去的，但我看他的性格卻沒有改變——照舊愛談，愛笑。在森林裏看見他是很愉快的。

x

x

x

我們的第一個土窖是建築在這樣的密林裏，離開宅十來步遠就找不到了。老老實實的呆在那兒，無論什麼德國偵探犬都嗅不出你在這個洞穴裏。但我們到森林裏來完全不是爲了躲德國人；我們目的是消滅德國人，不給敵人一分鐘的安寧，不讓他在我們區裏作威作福。我們是這兒的主人，主人應當留在這兒。

在斯巴德桑森林裏有幾所住着看林人的小屋子。其中一個小屋子是在森林中心，在從南至北，從斯巴德桑村鎮到舊沙爾波夫加，橫斷森林的大路上。在我們到來後，隊部就安置在這兒。在德寇可能從那兒出現的方向，在森林邊緣設上瞭望哨。這樣一來，我們立刻佈置好對整個斯巴德桑森林的管制。從這兒我們應當展開對全區的破壞活動。

九月二十二日，我宣佈了部隊人員編制的第一號命令，其中包括四十來個戰士。把偵察員、爆炸手分出來，其餘的分成兩個戰鬥組。一組是布其維里人，一些非軍人，多數是一些年老的，蘇維埃和黨的工作人員，集體農場的積極份子。這是部隊的基幹。另一組是當我在森林中尋找自己的同志的時候所遇見的軍人。這都是一些戰鬥的弟兄們。自然，在開始的時候他們是有點瞧不起布其維里人的。

譬如對我們的聖誕老人——他在戰前是做孵小雞的事情——在布其維里管理人工孵化器——對這樣老頭頭的戰鬥素質是不能十分相信的。隊裏還有幾個向蘇木神納疏散的別洛露西亞人。我們在未出發到森林之前就遇見他們了；也不是軍人。

在將要開始游擊戰之前，我們的編制就是這樣的。但我們相信不是一支孤軍。我們知道在鄰近一定有其他部隊在行動着，知道人民在支援我們；我們一到森林裏就立刻跟周圍的集體農場建立聯系，關於這以後再講。開頭來講一講我們是怎樣開始作戰的。

我們的部隊剛安置在看林人的小屋子裏，我們忽然聽見爆炸的聲音，聲音是從森林的西北邊緣數公里外，在新沙爾波夫加那邊傳來的。「這能是什麼聲音呢？」我們想道。派偵察員去弄明白真相。原來是誰的牛觸響了地雷。忽然閃出一個念頭：「那兒還有沒有地雷」？

開始打游擊，地雷對我們是最重要的。

順着偵察員的踪跡，爆炸手出發前去了。回來報告說發現了紅軍部隊臨走時留下的地雷地區，這是一件很好的禮物！德寇還未來得及掃除地雷地區，我們應當在他們之前立即做這件事。然而怎麼樣呢？我們的爆炸手說那兒的地雷是一種不熟識的類型，他們不知道應當對這些地雷怎樣辦。

參謀長尼古拉·米哈伊洛維支·庫爾斯負責解決這問題；在未到森林前他曾在蘇梅省黨委主辦的幾個地雷訓練班學習過。戰前尼古拉·米哈伊洛維支是中學校長。在森林裏他是一個非常活躍、老有經驗的游擊隊員，而且是一個無畏的爆炸手。

在地雷地區旁邊有一條大路通過，在這條路上川流不息地行駛着德寇的汽車和摩托車。夜裏挖掘和研究不認識的地雷是不行的——已經是秋季，一到晚上就漆黑漆黑的。庫爾斯決定在白天工作。他偷偷越過大路走到地雷地區裏，在那兒偽裝起來，就在道路上行駛着的德國人的眼皮底下工作着，一直工作到發現了地雷機械的祕密爲止。然後拿一個地雷到森林裏，解釋怎樣處理它。在他的領導下，所有的爆炸手都幹起活來。現在我們已經有足够的爆炸物來製造破壞道路的地雷了，我們把這些地雷埋在敵人主要的交通線上。

我們的爆炸隊長是格奧爾吉·米哈洛維支·尤赫諾維支，在和平的時期是省黨委的工作人員。這位乍一看過去像一個口袋形的人每天夜裏帶着自己的人從森林裏走去。白天不是從這一面就是從那一面傳來爆炸聲；這些爆炸聲是向游擊隊員報告格奧爾吉·米哈洛維支的勇敢的工作結果。

有一句說一句，地雷的吵鬧對某些人却發生不大好的影響。在部隊裏有人在開始議論紛紛，說是我們大約做得太鹵莽了，說是我們應當小心點，說什麼接連不斷的爆炸，把德國人嚇得太利害了，會把他們激怒了的，說什麼德國人在布其維里兵力很大，有很多機械化部隊，他們可能來一次全面的掃蕩森林，那時我們就完了。我跟幾個絕對可以信任的同志們商量，於是我們決定制止這種談論。把部隊召集起來，命令排隊，我問：

——似乎有人願意回家。誰願意？願意的站出來，我馬上送他回去。

沒有一個人走出來。我於是就警告道，如果有誰到森林裏來是希望坐着不動，他的神經受不起地